



听,自然的声音

世外中学 双语六(1)班 杨佳宜

离开喧闹忙碌的都市,来到宁静的乡野田间,听,那自然的声音……初春来临,人们感受到了第一股暖风,万物复苏,小鸟们从睡梦中醒来,“叽叽喳喳”地歌颂起春天来,你的声音尖,我就一定要尖过你,这美妙的小合唱,真是婉转悦耳!

“咔!咔!咔!”咦?什么声音?哦!原来是冰面开裂了。几天前还很结实的冰面似乎是听到了春姑娘的脚步声,礼貌地让开了条道,春风一吹,阳光一照,冰面荡起微波,金灿灿地闪着光,真美!

“春雨贵如油”,宁静的夜,春雨细密而安静地下着,没有夏雨的猛烈,却滋润着万物,让大地复苏,真是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。淅淅沥沥的雨声又仿佛一首催眠曲,伴我入眠。

夏天的夜晚,是一部交响曲——听,小溪正淙淙流动轻拍着石头,“呱、呱、呱”青蛙在草丛中歌唱,蝉儿在树上欢快地鸣叫,它们都在称赞着夏天的美好!

夏天的雨干脆又豪爽,一阵清风吹过,忽然,一道耀眼的闪电从天边划过,伴随着“轰隆隆、轰隆隆”惊天动地的雷声,倾盆大雨从天而降,“哒、哒、哒”打在屋檐、雨棚上,像敲击琴键;雨点落在水面上,鱼儿争相跳跃着;雨点落在身上,把夏的燥热和郁闷一扫而光,让人神清气爽,畅快淋漓,如同听一首肖邦的钢琴协奏曲!

秋天的黄昏,凉爽的微风吹来,赶走了田间劳作后的燥热。金色的麦田里,“噼噼啪啪”的收割声,是农民伯伯一年辛苦的回报。夕阳西下,风渐渐变大,闭上眼睛能听到风与麦穗的悄悄话。“沙沙沙”风儿吹过麦田,荡起了金色的麦浪,这是秋的独奏,多么宁静祥和,令人沉醉其中!

北风呼啸而来,寒冷的冬天或许会让你瑟瑟发抖,又厚又重的棉衣或许会让你厌恶。但你为何不静静地聆听?“呼呼呼——”风有时沉闷,有时又那么刺耳,何尝不像是吹响的号角般振奋人心!你看!迎着风雪傲然挺立的那几株腊梅,让人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林逋的《山园小梅》: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

离开喧闹的都市,来到乡野田间,请闭上眼睛,聆听自然的声音,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!

听!春夏秋冬,好一首自然交响曲!

发现爱的味道

文来中学 七(11)班 章懿

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住个白胖子。”这句看似普通、简单的谜语,却总会让我想起童年,想起外婆,发现那爱的味道。

小时候,我是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。沿着村口唯一一条水泥路向里走去,拐过几个弯,一幢青瓦白墙的房子便是我的童年。那时,零食尚未盛行,偶尔吃到一样新鲜的玩意儿,便会喜滋滋地炫耀良久。记得有一次,外公背着外婆私藏了一包花生米,趁着外婆不在,一个人倚着木椅,晒着太阳,眯着小眼,一粒接一粒地吃着。

小小的我发现了,以为他在享受什么山珍海味,觉得外公一个人吃“独食”不叫我委实不够义气,便吵着闹着也要尝尝那特别的味道。外公刚开始还不愿,但在听我说要告发他的“罪行”给外婆后立马妥协,小心翼翼地把花生递到我面前。我抓起一把花生,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。不吃不要紧,吃了之后我几乎是瞬间就被它那甘甜中带有一丝清苦的味道吸引了。我安逸地坐在外公腿上,两个人你一粒我一粒,一下午就吃完了一袋子花生。

温柔的阳光照耀庭院,我窝在外公怀里,回味着那爱的味道,幸福地翻了个身,眯眼睡去。

“贪嘴的猫儿总要吃苦头的。”正如外婆所言,没过几天我和外公都上了火,而偷吃炒花生的“罪行”毫无意外地被外婆知晓了。外婆气得对外公劈头盖脸一顿骂,可轮到这儿,只是在我屁股上轻轻拍一巴掌便急着去找清火的药了。

过了几天,外婆喜滋滋地端上一盘棕黄色的豆子。“外婆,这是什么啊?”我趴在桌上,脑袋枕在圆滚滚的手臂上,对盘中其貌不扬的家伙撇了撇嘴。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住个白胖子。”外婆拿起一粒麻豆子,剥开,露出一层红皮,再细心地把红皮剥下,露出的是白色的果实。“花生!花生!”我惊喜得跳起来,全然忘记了这些家伙让我吃过不小的苦头。“这是盐水花生,不容易上火,但还是要少吃哦。”外婆看我一脸馋样,叮嘱着。我学着外婆的样子剥出果实塞进嘴里。依旧是那甜中带涩的味道,可除此之外,似乎还有外婆那细心、用心的浓浓亲情。

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住个白胖子。”如今吃到外婆亲手煮的盐水花生的机会越来越少,可每当想起这句谜语,想起从前的青瓦白墙,想起外婆,那爱的味道便溢满心头,久久不散……

致二十年后的自己

亲爱的褚范文琦:

头顶的树叶飘落而至,轻轻捏住,前进二十年,送给二十年后的自己。

你看到此信时,榕树的年轮会告诉你现在是2018年4月28日,袭一条长裙,披一件西装、戴一副太阳镜,这是我现在能想的二十年后你的打扮,总觉得酷而柔美。古人云“三十而立”,也许你是从梦想的牛津大学海归了,说着一口流利英文,订了一份大合同;也许你正在乘坐管道飞行列车,望天空云卷云舒;也许,你正在为城里的孩子们轻诵李清照的《一剪梅》,看庭前花开花落。

恕我问你一番,你是否还记得初中时代,用笔书写的一页页青春?那一页页泛黄的纸?是否记得曾经的那份师生爱?也许记忆模糊了,墨痕淡了,可我依旧憧憬着你看到这封信时的小激动。毕竟回忆,就是那花开的瞬间,泛黄在记忆中的一部旧电影。

现在的你是否把我那几十本硬抄本隐藏起来了?别!就放在书房或卧室的角落处,随时席地而坐,随时翻翻!你的书架上还放着《时间简史》吗?是否仍会像现在的我一样好奇:我是谁?我从何而来?时间的本质是什么?我们能在时间中返回过去吗?

现在的你还在尝试写词吗?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或是折中一番,自己读读,会落下两行清泪或是开怀大笑?或遐想一番或沉浸?哦,我但愿你还是那个纯粹的少女,无问西东,愿读鲁迅的故乡、愿品陶渊明那杯酒;愿看霍金的星空;愿玩味一番哲学的味道,一身正气;愿探索生命的价值问题;愿你的心,有个安处!

二十年后,头顶的蓝天,是否还是那张寂寞的脸?汗水是否还滴落在古筝的弦上,是否还沉醉在《春江花月夜》?二十年后,有些遥远,却又近在咫尺,哦,你愿看我倚窗听雨吗?或沉默不语,静听心声;或谈笑风生,一笑盖雨声;或浅吟低唱,合一首我们之间独有的歌。

你、我、我们,那个似我一般,同样娴静的你,喜欢那茶香、那老宅、那青花、那旧词,我们以书为凭,或异口同声,不分彼此或各持异议,各抒己见。或许在信箱里与你的来往,婉约成平淡烟火的诗行、唯美成岁月之书的篇章、豪迈成莲之君子的歌词。

扣尔轩窗,倾诉与尔……

树叶还在吗?墨痕虽染其为黑,其却淡雅为青,留其于心底,便可怀揣一颗素简的心。

致敬!

褚范儿

2018年4月28日